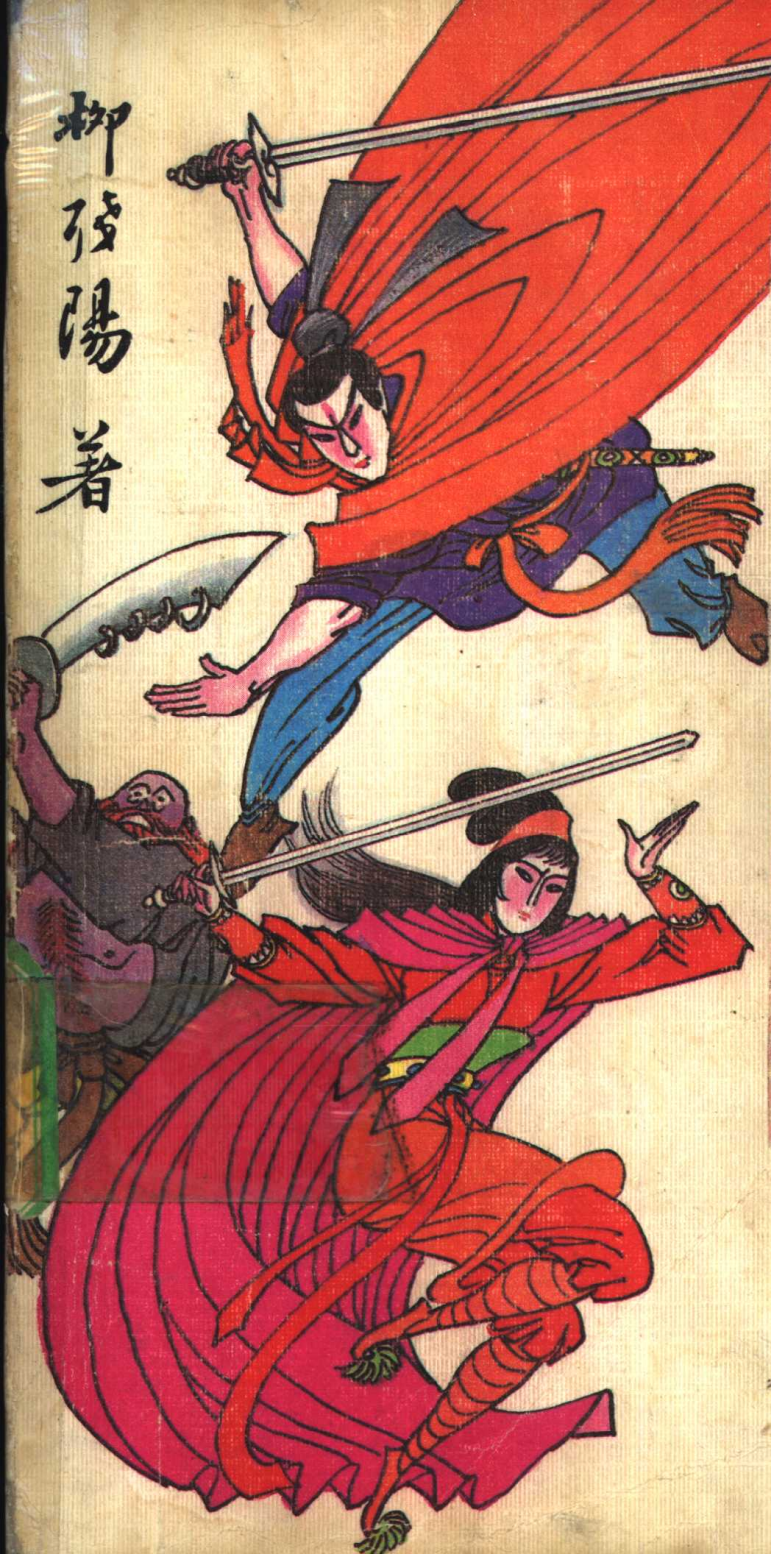


青龍燕鐵衣

二

柳發陽著



青龍燕鐵衣

二

新修版



青龍燕鐵衣

柳發陽著

二

责任编辑：王大民

美术编辑：宋丕胜

封面设计：张育良

第二十一章

报恩宴 种瓜得瓜

多日来的忧虑、惊怒、迷惑与悒郁，多日来的血腥暴戾，杀戈与那如芒在背的不安，全都一扫而空，有如拨云翳见明月，也像自一场可怖的梦魇中醒转，而醒转之后，又是天清日朗，一片跳跃蓬勃的生机——“青龙社”在燕铁衣的领导下，群策群力，终于扫除了那个居心险恶，意图蚕食“青龙社”的魔星“大幻才子”，使那片即将覆盖在“青龙社”前途上的阴影幻散淡灭……。

但是，复杂繁异的江湖，有如一望无垠的大海，它包罗万象又变化无穷，它平静，又涌荡，它美丽，又丑恶，它仁慈，也残酷，一刻间的安宁，却难言乃一刻后怒哮的前奏，它就是这样变幻不定又难以捉摸，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，固是艰险又辛酸，而担负一大伙人命运的领导者，更有如一条船上的舵手，一身连系多人的生死安危，若在平时日子里，当然一帆风顺，如果遇上了风浪，则掌舵人的苦楚与精神上的重压也就不言而喻！

这一天，在河北“九同镇”，燕铁衣亲自赶去向当地首富胡大官人贺其五十整寿，这胡大官人早年曾蒙受燕铁衣的恩惠甚重，是以虽乃书香之格，殷厚门户，却对跻身江湖的燕

铁衣存心交纳，敬重有加，胡大官人乃是亲自登“楚角岭”面请燕铁衣赏光的，盛情之下，燕铁衣不好推托，只有在这天轻骑简从，前来致贺；胡府喜庆，除了大开寿筵之外，又开了三台戏在前庭、中院、后堂，三个戏班子，一是“柳子”，一是“梆子”，一是“二簧”。三台好戏连开，一样的戏码——“八仙献寿”。演戏的各展身手，使尽浑身解数，看戏的喜笑颜开，鼓掌叫好之声不绝，一时锣鼓喧天，人潮挤动，热雾汗臭掺着酒肉香味，吵闹哗笑之声融于台上各腔各调的尖粗迥异戏词里，于是，场面真够热闹的，却把一向好清静的燕铁衣整得头都发涨了。

在主人的再三挽留下，燕铁衣好不容易才辞别出来，主人殷殷订了后会之期，又一直送到大门之外，燕铁衣施礼如仪，道谢不迭，等他率同熊道元走向客栈，业已起更了。

进到他那间特别宽敞清雅的北厢屋里，在熊道元的侍候下匆匆洗漱竣事，全身骨节又酸又软的坐倒一张太师椅上，这位“桌中之霸”不禁长长吁了口气：“老天爷，从申时一直搞到这个时辰，真正是吃不消了……”

屈单膝熊道元替燕铁衣脱下足上软靴，边笑道：“胡大官人一番盛情，魁首怎么说也只好应付一下……”

燕铁衣闭着眼道：“要不是他诚意相请，我根本也不会来，你知道，我最烦的就是这一套，主人太过殷勤了，对作客的来说，也并不是十分好受的事……”

熊道元双手奉上香茗，道：“酒喝多了，一定口干，请魁首喝杯茶，润润喉。”

接过茶燕铁衣浅啜一口，道：“今天的场面，可真热闹，

只不过太吵了，到现在耳朵里还觉得嗡嗡作响，要是叫大领主来，或许他能适应这个调调！”

到床下取出一双轻便布鞋放在燕铁衣脚前，熊道元道：“我跟在一边，看魁首兴致蛮高，还不住和胡大官人评论台上的戏子哪个演得好呢！”

笑了笑，燕铁衣道：“面子上那能不充？人家大寿之日，对我们又如此礼遇尊隆，就算心里再不耐烦，表面上也得装做欢愉无限之色，这不光是礼貌，也叫主人不至扫兴……”

又喝了口茶，他微喟道：“日常人情酬酢，也真不容易，这一天过下来，腰酸背疼的活像跋涉了老大一段山路，累得慌……”

熊道元道：“不过，我却不觉得什么，反感到十分有趣……”

燕铁衣靠在椅背上，笑道：“好热闹是某些人的天性，如何，但在另外一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，热闹就是一种痛苦了……”

熊道元耸耸肩，道：“我觉得人活着嘛，日子要过得有声有色才算没糟蹋了光阴……”

放下茶杯，燕铁衣道：“其实，恬怡宁静也是一种自得其乐的享受——当然，各有天性，人自不同，这也是不可相强的事。”

熊道元低声道：“明晚胡大官人还请，魁首过去吃饭，魁首去否？”

燕铁衣想了想，道：“明天我打算回去了。”

熊道元道：“那胡大官人的饭局——？”

燕铁衣道：“到我们离开以前，你拿我的名帖去辞谢了吧。”

熊道元垂手道：“是，魁首。”

打了个哈欠，燕铁衣道：“夜深了，你去歇息吧。”

轻轻退下，熊道元出门后又把门儿掩上了，燕铁衣穿着鞋过去将门下闩，回来又将剩在杯中的残茶一口饮尽，伸了个懒腰，正待把油灯剔小，却蓦然抬头注视窗口，以一种冷淡厌倦的语气道：“窗外的朋友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想打什么主意，我告诉你，最好你另挑对象方为上上大吉！”

隔着灰白的窗纸，果然有人影一闪，接着响起了几声轻悄悄的啄刺声，传进来的噪音是低促又急迫的：“敢问阁下可是燕大当家？”

微微一怔，燕铁衣沉声道：“我是燕铁衣，你是谁？”

人影贴在窗边，声音更透着紧张：“燕大当家，请启窗放我进来，有紧要大事密禀，我不能叫人看见我在这里，而且逗留时间也不能太长——。”

燕铁衣闪向窗侧，拉开横闩轻掀窗扇，外面人影一晃，一个浑身黑衣的瘦小人物已经十分俐落巧快的翻进房来！

打量着眼前的人，燕铁衣觉得有些面善，却一时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以及拉扯得上什么渊源——这是个三十多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，脸形瘦削，皮肤干黄，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最突出的是这人的鼻梁，鼻梁中间凸出了一节环骨，看上去，他的整只鼻子便显得有些高低不平，失去均匀感了。

这人一见燕铁衣，立即单膝点地请安，状极恭谨：“燕大

当家，你老想是不记得小的我？我姓丛，单字一个兆，匪号人称‘小无影’，我的家兄曾经——”

恍然大悟，燕铁衣一手将丛兆扶起，点头道：“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是‘赛燕子’丛鸿的老弟丛兆，七八年没再看见你哥俩了，尤其和你少亲近，一时更不易认出，当年我们也只才见过两三次面吧？”

丛兆躬身道：“是，昔年我一共才谒见过大当家的两遭，而且时间甚短，大当家事忙，都是匆匆垂询之后便辞离了——。”

燕铁衣一笑道：“你令兄好吧？”

丛兆忙道：“托大当家的福，家兄身子粗安——自从八年之前他出了事又蒙大当家救下之后，一条腿业已成残，那时起家兄即已退出江湖，不问世事了……”

燕铁衣感慨的道：“你哥哥真是一条汉子，记得那年在‘百刃庄’恁多好手的围攻之下，混身浴血，伤痕累累，犹咬牙死战，坚不认败投降，如今想起，你哥哥那副倔强硬朗的模样，犹尚历历在目……”

丛兆恭谨又感恩的道：“全亏了大当家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才挽救了家兄于危难，才使家兄不受乱刃分尸之灾，家兄有生之年，俱乃戴德之时……”

摆摆手，燕铁衣笑道：“不必说这些客气话了，过去老久的事啦，对了，你来找我，总不会是为了提一提当年的那桩遇合吧？”

闪到窗前丛兆极其小心的探首外面张望了一下，然后又转了回来，神色异常凝重……

燕铁衣拉了一把椅子自行坐下，同时示意丛兆也落座，

他平静的道：“你放心大胆的说吧，有什么事，我会替你担待，再说，我坐在这里，任什么人接近到房外丈许之内，都逃不过我的耳目！”

丛兆连声应是，正襟危坐，语声低沉：“大当家，我是从‘常德’那边来的，表面上是押运一批红货走向‘济南’，实则为了暗里联络这一带地面上‘红绸帮’与‘黑峡派’的人，准备联合他们共同起事。——”

燕铁衣微微皱眉道：“起事？起什么事？”

丛兆声音更低：“扳倒‘青龙社’，吃掉‘青龙社’各地的堂口！”

心里不由一惊，但燕铁衣表面平稳如故：“为什么要扳倒我们？”

丛兆苦笑道：“因为另有一股力量要延伸过来——换句话说，有一股极大的势力想要取‘青龙社’如今的地位而代之……”

点点头，燕铁衣道：“嗯，这却不失是个很好的理由。”

丛兆谨慎的道：“这件大事，业已暗里筹划了很久，最近半个月来方成定局，且已有了确实的行动及步骤目标，只待其余几个组合的答覆肯定，便可立时举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分头猛扑‘青龙社’及其所属……”

燕铁衣缓缓的道：“有这个胆量，具这种魄力，更且拥有雄厚威势及组织手腕的主儿是谁？”

吞了口唾液，丛兆嗓子有些沙哑：“‘大森府’……”

表情变得严肃了，燕铁衣道：“‘中州宰’骆暮寒？”

丛兆几乎微颤的道：“正是他！”

江湖上，有几个声威最隆，势力最大的组织分峙南北，各自称雄，“青龙社”无疑是其中之一，但是，湖北常德的“大森府”亦堪可并肩相比，“大森府”是两湖一带首屈一指的武林组合，隐隐被黑白两道奉为宗主盟首，“大森府”在当地的威信声势，就如同“青龙社”在北六省一样的喧赫，“中州宰”骆暮寒为“大森府”“府宗”，也就是一府之主，无论其武功、智慧、计谋以及魄力，俱乃超群拔萃，难做双选，手下战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实塌实的一位雄霸天下的人才之一，他有这个扩展的力量，更有囊括他人基业的野心！

这些内情，这种情势燕铁衣自然十分明白，这须臾间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了，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敌手，会是一个何等强大凶悍的敌手，设若真到了两军对阵的那一天，凭双方的实力与决心来做殊死之战，其后果之惨烈乃是可以想见的，这乃是一场或多场的硬仗，而且，不可避免其残酷与血腥的事实，那种事实，该又是如何怵目心惊，神鬼皆泣！

丛兆艰涩的又接着道：“此外，‘大森府’除了联合一千别的帮会，最重要的臂助乃来自‘金刚会’，‘金刚会’的龙头，‘八臂韦陀’蒲和敬已誓倾全力支持‘大森府’北进之举，大当家的一定晓得，‘金刚会’的实力也是相当坚强的……”

燕铁衣阴沉的道：“我还知道骆暮寒与蒲和敬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！”

丛兆呐呐的道：“此场灾变一旦发生，势必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……‘青龙社’虽然力量雄厚，措手不及之下，怕也难免吃亏……”

站起身来，燕铁衣道：“丛兆，除了‘大森府’，‘金刚会’，还有那些帮派加入他们这个行动？”

丛兆也连忙起立，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南边的‘千人堂’，‘朴花帮’，‘力家教场’全加入了，靠北边，‘红绸帮’可能也会参与，但‘黑峡派’方面则未敢断言，我这一次来，就是跟着‘大森府’的耿清耿三爷来同他们再做商议，进一步的劝说他们入伙……”

燕铁衣双眉微皱，道：“‘大森府’的力量我知道，‘金刚会’亦不可轻视，其他如‘千人堂’，‘朴花帮’，‘力家教场’等组合却无甚惊人之处，构不成太大的威胁，倒是这边的‘红绸帮’与‘黑峡派’相当有点基础，一旦沦为敌助，我们非但压力顿增，更且腹背遭击了，却不能不预做防范……”

丛兆忙道：“大当家的，越早准备越好，怕事迟则不及……”

叹了口气，燕铁衣道：“真是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况且这一次的浪涛，更要比上一次的更来得汹涌险恶，才解决了一个阴在暗处的‘大幻才子’，‘中州宰’骆暮寒却又挟着浩浩之威硬生生当头压来了……”

丛兆苦笑道：“大当家豪胆铁腕，智勇双全，我以为必能予‘大森府’以迎头痛击，使‘青龙社’化险为夷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两军一旦对垒，冲杀展开之际，‘青龙社’力抗如此强敌，说实话，胜券能否在握，确实难以断言——，不过，但愿如此吧……”

丛兆恳切的道：“大当家，在江湖上混生活，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，争夺与侵占，贪婪和杀戮便往往组成圈

子里的全部内容了……‘青龙社’基业大，财源足，自是树大招风，惹人觊觎，但再怎么，总也不能任人宰割，予取予求啊，咱们不垂涎人家的地盘，同样也不允许人家骑到咱们头上来……”

深沉的一笑，燕铁衣道：“说得对，丛兆！”

忽然，他又异常关切的道：“对了，你溜到我这里来示警，乃是极其危险，丛兆，这桩事严重万分，若叫他们知道你泄了底，只怕对你就大大不妙了……”

丛兆忙道：“大当家放心，这个严重性我当然清楚，不会让他们怀疑到我身上的——我们一行三人北来，以‘大森府’的‘疤头煞’耿清为首，如今他们远在七十里外的‘白马集’上，我是以探访一位故友为名借词溜出来的，说好明天一早回去，他们再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我是来向大当家通报消息的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丛兆道：“很简单，我在路过前面‘和家圩’打尖的时候，抽空潜至那里的一家染坊找着了社里派在那儿主事的一位‘铁手级’的老哥探询消息——他叫黄忱，与家兄是素识，找他，也是家兄事先交待的，我一说明身份来意，黄老哥立即告诉我今天大当家要来‘九同镇’喝寿酒的事，我一琢磨时间路程，便在到达‘白马集’住店的空档里溜出赶来，到了这里，要打听大当家的落脚处就很容易了……”

燕铁衣笑道：“不错，我行踪所至，‘青龙社’当地三百里的各堂支坛，全都会有通报送达，以便候命应遣，你倒找对人啦！”

丛兆又道：“我来到这里之后又不敢现身，只好躲在镇外，一直到黑了天才跑进客栈里隐伏于大当家的厢房左近，等得好心焦，我深恐大当家的今晚不回来就坏事了，胡府上人多品杂，我也不便插入，否则一个泄了底，便全完啦……”

拍拍丛兆肩头，燕铁衣诚挚的道：“干得好，丛兆，同时也更要小心自己的安全！”

丛兆笑道：“大当家释念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这是玩命的事，所以我一举一动都已加意谨慎，步步小心了……”

燕铁衣忽道：“你和‘大森府’又是什么关系？怎么会加入他们的？”

有些尴尬的涨红了脸，丛兆道：“回禀大当家，说起来惭愧，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？起先，在五年以前，我进入‘大森府’，只是做一名帮闲，平时替他们跑跑腿，领几两银子零花，后来办了几件事，凑合着没出纰漏，他们才好歹注意到我，这三年里已算是‘府卫’了，所以‘府卫’就是‘大森府’的硬把子名称，我是府里中堂所属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为了我们的安危，却累及你背叛了你的组合，丛兆，实在也苦了你，难了你……”

丛兆一脸正气，凛然道：“大当家是家兄的救命恩人，小的又是家兄扶持携带的，没有大当家即没有家兄，没有家兄何来小的？此恩此德，重逾山，深似海，粉身碎骨难以报答，今天小的尽不上别的力，通风报信若再迟疑，不要说小的自己失去立场，忘恩负义，就连小的家兄也断不会饶恕小的，为了大当家及‘青龙社’，小的拚了不吃‘大森府’这碗饭，

拚了背个臭名，甚至不惜舍此性命，也要替大当家一效绵薄！”

燕铁衣又是感动，又是嘉许的道：“好，丛兆，大德不言谢，你如此的忠肝义胆，如此不顾危难的成全我们，这份情，我燕铁衣及‘青龙社’上下俱皆镂骨铭心，将来，待此事过去，若‘青龙社’尚能幸存，有我们的就有你的！”

躬身施礼，丛兆诚惶诚恐的道：“有大当家这几句话，我丛兆已死而无憾！”

燕铁衣搓搓手，道：“目前，你务必隐匿身份，切切不可露了底细，于你本身的安全，于我们异日消息的传递，都有莫大的关系……”

丛兆道：“我明白，大当家。”

燕铁衣考虑周密的问：“他们那边有人知道你哥哥同我的渊源么？”

摇摇头，丛兆道：“没有人晓得，家兄八年之前退出江湖，早已隐姓埋名，不做复出之想，道上记得他的朋友已是少之又少了，且小的进入‘大森府’又是家兄退隐三年以后的事，更少有人知道小的还有一位兄长，日常小的也从未提及，便算他们偶尔得悉小的有位兄长，也不会联想到就是‘赛燕子’丛鸿，即便猜到是他，亦断不可能发掘大当家与家兄的那段往事，时间太长久了，而当年与家兄结怨又被大当家施以痛惩的‘百刃庄’更远在滇疆，八年以还，人事变迁甚大，就更难透露出什么传言来了……”

燕铁衣平静的道：“‘百刃庄’倒不必忧虑，昔年我出手救你兄长之际，并未报名，他们极少可能猜到是我，就算你哥哥，也是我救了他之后的第三天才晓得我的身份。”

接着又点点头，他续道：“由你方才所言，业已看出你对这一层上早经留意，很好，以后言谈举止，更须谨慎，稍一疏忽，便将招至杀身之祸，千万小心！”

丛兆恭声道：“是，大当家。”

略一沉吟，燕铁衣道：“这件事，与你今夜来此传警的行动，令兄全知道？”

丛兆颌首道：“家兄不但知道，更且代小的拿了许多主意，并一再交代小的尽速赶来向大当家密报消息。”

燕铁衣感慨的道：“八年了，你令兄仍然记着那一段过往的友谊，他真是有个有正义感，重交情的血性汉子……”

丛兆垂着手道：“只怕报不了大当家的恩赐于万一……”

燕铁衣摆摆手，道：“自己人，你说得太客气了，你兄弟这样豁命相护，报不了你们恩德的人恐怕是我呢……”

犹豫了一下，丛兆问：“大当家的准备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？”

背着手踱踱几步，燕铁衣沉重的道：“我尚未决定。”

丛兆低声道：“‘大森府’他们既然广结盟援，暗集帮手，大当家又何妨如法泡制？”

燕铁衣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这一层我也想到了，但如此一来，双方在大张旗鼓，各邀盟助的情势下，便更加无可避免要爆发连串血战，一待扬刀纵骑，则必尸横遍野，血腥漫天，人命财物的损失，越将无可估量了……过分的杀戮与牺牲，总是有干天和，内疚神明的，就像我们身处于这种圈子里的人来说，也永不会觉得习惯……”

丛兆担忧的道：“大当家悲天悯人，所见甚是，不过，大

当家有息事容让之心，对方却毫无成全妥协之意，他们不覆倾‘青龙社’是断不会干休的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所以，我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应付，既无须大量流血，又可以化解阻遏，这场天大的危机，如此，乃是最适当不过的了……”

干笑着，丛兆道：“只怕不容易呢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当然，我也知道不容易，可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好歹尽力朝这方面去做，最后若是不行，至少我也问心无愧了，我的原则是——不到无以为继的绝望关头，绝不全面交战！”

丛兆急道：“但是，如果非打不行了呢？”

幽幽的，燕铁衣道：“假如真是非打不行了，也就是到了我们容忍的最大极限了，那时，‘青龙社’自当全力以赴，生死不计！”

望着桌上摇曳的灯光，燕铁衣童稚般的面庞上阴晴不定，光影的动荡映得他的神情起了一种怪异的明暗变幻，以至他童稚般的脸容便掺杂进某些特殊的，这般酷厉又寒凛的韵息了……

丛兆感染了燕铁衣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酷意，不禁微微有些颤栗的反应，他急忙轻咳几声，嚅嚅着道：“大当家，若是无事吩咐，小的想就此告辞了……”

神色变得缓和了些，燕铁衣平静的道：“丛兆，你回去之后，请随时将对方的情形以你认为最快，最牢靠的方法通知我们或我们的任何分支堂口，有关‘红绸帮’及‘黑峡派’的反应我们也急须明白以定对策，另外，我再叮咛你——小心自